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民國大學校史資料彙編
10

鳳凰出版社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資料叢刊

民國大學校史資料彙編
10



鳳凰出版社

第十冊

清華大學三十七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民國三十七年 一

私立中國學院概覽 民國二十三年 四三

北平私立朝陽學院辦理成績說明及歷年所獲國家褒獎 三三五

清華大學

三十七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民國三十七年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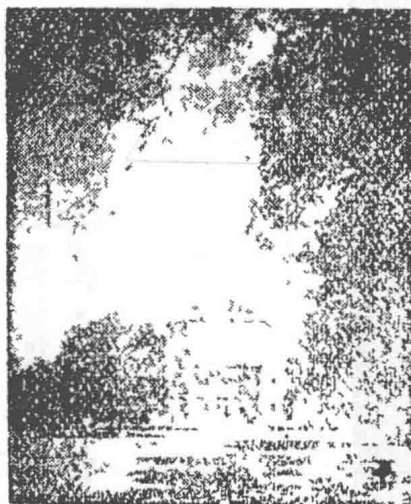


清華旬刊社編印・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
發行・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清華大學

三十七周年校慶紀念特刊

清華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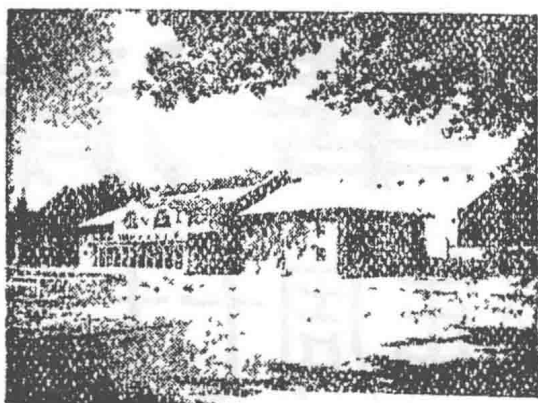
(上)

清華大禮堂。抗戰前堂前綠草如毯，是一塊「聖地」，不准踐踏，每逢校慶或畢業大典時，才開放，以作團聚之用，戰後一片荒涼，至今仍未復原。



(上)

攝於卅六年校慶日。自左至右：甫卸行裝的昆明師院院長查良弼先生。政，教聞人，現在北大校長胡適先生。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梅月涵校長。從天津趕來參加校慶的南開大學黃子堅先生。



(左) 清華體育館，包括兩大健身房，和一個游泳池。館外為大操場。正如一位同學的詩句中說的：「操場上，球像燕子一樣飛。」

封面：
梅月涵
校長近
照。

錄



目

國立清華大學三十七周年校慶特刊

風濤險惡，守望清華	(社論)	編者
清華的回顧與前瞻		馮友蘭
寄意		盛澄華
清華與我		王鐵崖
馬約翰一席談		本刊記者
祝清華校慶		吳晗
我為什麼還在清華		一清華人
清華園外的老大姐們		孔祥瑛
希望女同學們將來有一個快樂的小家庭		陳唐賓
校慶訪校友		本刊記者
清華園今昔談		白兼
沉默的作者		敬之
從牆上看清華		戈京
去年到今年		本刊
編後記		編者

風濤險惡

今年紀念校慶，是在教育界經過了一次大風暴之後，是在紀念「五四」的前兩天，承擔着「五四」的擔子，經歷着目前的風波，追懷清華師生三十七年來屹立中流，不屈不撓的光輝歷史，特別富有發人深省的意義。

我們清華自從開辦以來，先生同學自始就浸淫在平實謹嚴的學術氣氛中，更為偉大深刻的愛國精神所滲透。這種精神貫串了整個的清華，使他們在校內的認真學習，在校外的認真服務，教書的認真教書，辦學的認真辦學，就是被僱傭的工警，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認真的工作。但惟其我們清華是愛中國的，所以我們痛恨中國的罪人，惟其我們清華是愛民族的，所以我們反抗民族的仇敵，因此，我們清華的同學除研習功課之外，還要熱心的爭取民主。我們清華的校友，除認真服務之外，還取於獨立地批評。三十七年來，我們清華替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在國內成了相當實際工作的中堅；而且，只要在有一個清華人的地方，就替國家保留了一席乾淨的土地。

清華開辦八年，就是中國文化大進軍的五四運動，自此中國土地上不斷的湧現着波瀾日益壯闊的民主浪潮，我們清華自始就是這文化大軍中一支有力的部隊。五四提出來的任務：是民主與科學，我們清華也一直在這偉大的旗幟下，沒有離開過半步，而且隨便比誰都實踐得更徹底。

所以今天若有人問：「五四」精神的具體表現在哪裡？我們敢於響亮的回答：「五四」精神的具體表現在清華。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和民主與科學站在反對方向的：是一個繼承着一個的封建殘餘的代表，站在他們背後的。是一個繼承着一個的帝國主義，他們互相勾結着，壓抑民主的潮流。而在他們手下，狗仗人勢的劊子手却一直把爭民主的急先鋒當成他們的仇敵。段祺瑞之後有宋哲元，宋哲元之後有關麟徵，關麟徵後又有現在的一批更其兇橫的悍將。在他們瘋狂的鎮壓下，從「五四」起就有過一百三十

守望清華

餘人的拘囚。「三一八」有韋杰三君的死難。「一二九」更有大刀水龍頭的兇毆，和五千軍警包圍清華園的大搜捕。「一一、二五」有機關槍小鋼砲威脅聯大講演會的暴行。「一二一」有暴徒圍攻聯大的手榴彈血案。七月十四有聞一多先生的被刺。去年「六二」有過特務軍警的包圍清華園。歷史的考驗，證明民主科學的浪潮是擋不住的，企圖擋住的人，一個跟有一個被歷史的重錘打下去了，被偉大的浪潮沖走了，而偉大的學生羣衆到現在仍然像一個巨人似的屹立在這光輝的據點上，一張巨嘴吹起響亮的時代的號角，一雙大手繼續不斷的推波助瀾。這時代裡反動的小人物雖然可以拿槍桿刺傷他的皮毛，但損傷不了他的元氣；雖然可以破壞他兩個細胞，但絕不會損傷到他的整體。歷史的事實，有力地證明：站在真理方面的人，是絕對能夠勝利的。

但，我們知道維持清華到現在，仍繼續發展其民主作風與自由研究的光榮歷史，不是容易的事。現在爲我們所敬愛的師長——以前曾經是保衛過清華的戰士，在每一次風浪襲擊之後，他們都能冷靜的，勇敢的，把定舵回，把這隻航船撐過來，現在，顯然我們又進入一個新的風濤險惡的歷程，這時候需要全清華的先生同學手挽着手，肩並着肩，守望相助，患難相扶持，共同爲了維護清華的光榮而努力。

記得在上年度校慶時，我們曾經說：「我們愛清華，我們曾付出極大的代價，我們曾經用血肉與年青的生命，保衛清華的聖潔與尊嚴，保衛了思想自由與教育獨立，建築起巍峨壯麗的清華園的，不只是意大利的花崗石，美國製造的機械與儀器，而也有中國青年的血肉之軀和中華民族的不屈的氣節與求生的意志。」

今天，我們願意重新提醒，保衛清華，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事，假如沒有這羣代表正義的年青的生命，絕保不住清華的聖潔與尊嚴；假如沒有師生間聯合無間的團結，絕保不住清華的不被侮辱與不致損害。目前可能是最黑暗的時間，但前面一定是曠遠與清明。暴風雨即將過去，新清華的航船，即將駛入充滿陽光和微風的大海。



清華的回顧與前瞻

馮友蘭

在全國各大學中，清華有其特殊底歷史。他的歷史的演變

，是中國在文化方面底自覺的反映。

清華的歷史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留美學務處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清華學校時期。第三個是國立清華大學時期。現在來到清華底人，走到西校門，先看見『國立清華大學』的門牌。他到舊校門又看見『清華學校』四個字的橫額。他到『水木清華』又聽見那一處房子叫『學務處』。這每一個名字都代表清華歷史的一個階段。這每一個階段又都代表中國近代文化的一個階段。

中國在過去數千年中當然有他的獨立底文化。這個獨立底文化，不僅支持了中國民族的獨立，而且使中國民族在東亞取得領導的地位。可是西洋的工業化，造成了『鄉村靠都市，亞洲靠歐洲』的局面。中國的農業文化與西洋的工業文化，相形見絀。中國人先是妄自尊

大，後來又妄自菲薄。以為中國無論甚麼都非學西洋不可。不但要學西洋，而且中國也需要到西洋去受教育。

恰好在這個時候，美國退還了庚子賠款的一部分，作為派遣留美學生之用。於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就派了些學生赴美，又設了留美學務處，主持其事。這一批學生，現在被稱為清華『史前期』的校友。

後來又設立清華學校，其性格是一種留學預備學校。招收幼年學生，教授普通學科，特別注重英文，以為將來入美國大學的預備。後來又添設國學研究所。在這一方面也出了不少底人才。

這些設施，是中國文化漸趨自覺而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五四』運動，引起了許多對於中國舊文化批評，同時也引起了中國文化的自覺。國學研究所的設立就是這種自覺所促成底。原來底清華學校雖是一種預備學校，但也表示至少有一部分工作，可在中國『預備』

。這也是學術獨立要求的一個階段。

在當時國學研究所的學生與清華舊制的學生，大部分是格格不入底。我們若沿用普通所謂『中西』『新舊』的分別，我們可以說，研究所的學生是研究『中國底』『舊』文化。舊制的學生是學習『西洋底』『新』文化。他們中間有一條溝。

到清華大學時代，國學研究所取消了。舊制學生也都畢業出國了。可是上面所說底那兩種精神仍然存留，而並且更加發揚。他們中間底那一條溝也沒有了。兩種精神成為一種精神了。這是清華大學時的特色。

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面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步，真是一日千里。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面，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

抗戰十年中間，清華在物質方面，

(下接第十頁)

寄意

盛澄華

清華園內，竟不見了一座最神聖而最可愛的建築，它從民國三年以來，開始採集，攝取，反映園內的每一思索，每一動靜，時而莊穆，時而嘻笑，它記錄了每一個「清華人」心靈的面影，但這東西沒有了，你猜這建築是什麼呢？

編者

如果有人問我最喜歡的是什麼，除煙與茶二者而外，第三種，我可以毫不猶疑地回答：「看造房子。」我在清華做學生時，正好趕上大興土木的時代。新圖書館，新體育館，女生宿舍，四院（今稱明齊）以外的全部男生宿舍，大

小卵石，粗黃沙，細黃沙，生石灰，熟石灰，和石灰用的紙筋，粗鋼骨，細鋼骨。工人把黃沙，卵石，水，倒入在攪沙機內，機輪軋地叫着，從另一端吐出拌均後的泥漿。

地基打就，木架搭起，每天磚牆慢慢

。這一下，總得等待四五天水泥才全乾固，第二層樓的磚牆又慢慢砌高起來。這時已有臨時板梯，你可跑上一層樓去：工人們用粗索一次一次把磚塊從地面吊上來。不久，第二層又鋪上了棋盤式的鋼骨。

食堂，雷機工程館，機械工程館……每所大廈的泥土與磚瓦上都印有我的足跡。每天我至少去工場一次，多則兩次三次。

慢伸高起來：第一層。於是開始鋪釘木板。木板上縱橫的鋼骨密密地排成了棋盤式的圖案，每根鋼骨相互間全用鐵絲繫緊了。在這鋼骨棋盤上又用很細的鋼管排上了很多圖案，在這鋼管內安設了第一層樓的電線網。於是在這鋼骨與鋼管上開始澆上拌就的水泥與搗碎的白石

最初看地基填平了。用石灰水在地面打樣。齊石灰線的泥土被掏空，築成小小的戰壕。附近堆滿了紅磚，灰磚，

幾個月後，一所三四層樓的大廈已略具雛型，接著開始裝飾內部：慢慢把鋼骨棋盤下的木板全部拆除。站在室內你還能看到從頂層直通地底的衛生設備的粗管子。粉牆工作開始。大廈已成外紅內白。太陽光從尚未裝配的窗框中傾入雪白的室內，於是這才令你鬆過一口

大氣。接着再裝配電燈，鋼窗和熱水汀。這時工人們已開始磨洗洋灰地板：這項工作顯得最為煩瑣，必須把水門汀整個磨掉一層，躲在裡面的白石子才露出面來。但那時它們已失去了原形，下端被鑲嵌在水泥中，光潔的平面上但見錯綜的白點，雪花一般構成各種類似而又互異的圖案。

大廈落成，對我，正是它「終正寢」的一天，因為此後我便不再對它發生興趣。於是我又等待另一新建築的動工。

我從來沒有幻想過想學土木工程。

如果看造房子在我特別感覺興趣，這吸引力的源泉只因爲它代表着某一形式的「生長過程」。

實在說，一切「生長過程」對我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生物的，非生物的，乃至抽象的「思想生長過程」都包括在內。

離開清華園，轉眼十三年。去秋第一次回到母校，最先記起一個同班朋友

的詩句：

人家說在月明的夜里落雨
一天從天外歸來
將見它高與天齊

這排樹確實長高了，長壯了。但許多建築，尤其從內部看去，已不再是當年的色調。

整個冬天，我常一個人在園內「夜遊」於是我記起十三年前的那些晚上，從溫暖的圖書館出來，來清書，跑進合作社的食品部，喝一杯紅茶，吃幾件細點。有一晚，這記憶在我心頭太強烈了，強烈得迫使我不顧寒冷，重走這一條老路。但昔日的合作社今已早成瓦礫。我踏入學生宿舍旁一個賣零食的小舖，結果選了兩個水柿子，扣着回家。我不記得從前合作社是否也賣水柿子。那時冬天的水菓是雪梨，顯然，水柿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我扣回兩個水柿子，吃着凝凍得像夏天最堅結的冰琪琳一般的菓，發現滋味與色彩太可愛了，深愧過去生活在北平長期的歲月中竟不會領略過這類寒冷的奇蹟。是生活的壓迫與嚴酷才使我發現了不是紅茶與甜點所能包攬的滋味！但冬天的冰琪琳畢竟太涼了，我把吃剩的一個留在桌上。一夜的溫暖，第二天我起床時發現的是什麼？一個舊皺得可憐，而我將說，可恥的東西。這一份室內的溫暖已使它融化，癱瘓。堅強這東西，大凡必須由逆境與厄運鍊鍛成的，這樣想時，我開始對生活的嚴肅性體味到另一重新的滋味。

顯然，十三年後的清華已不能再退回到十三年前。這一個集團的生長過程，像當年大廈的生長過程一樣，突然引起了我的好奇的注意。由這注意，使我吃驚地發現（啊！他是一個多麼大驚小怪的人！你會說）清華園內竟不見了一座最神聖而最可愛的建築。誰要在這里住過幾年，沒有會不對它保留一份親切的回憶。它從民國三年以來，開始採集，攝取，反映園內的每一思索，每一動靜。時而莊穆，時而嬉笑，它記錄了每一個「清華人」心嚮的面影。但這東西沒有了：「清華週刊」。問起時：有人說已早被迫「停刊」有人說已奉令「查禁」

清華與我

王鐵崖

我自上海轉學到清華，正是九一八那一年。我還記得到清華園居住的第二星期，瀋陽事變發生，清華園的空氣突然改變，從恬靜變成沉肅，從散漫變到緊張。我離開清華又剛好是七七那一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的幾天，我走出清華園之門，那時大部份師長和同學開始了遠徙昆明的生活，更使我感動的：一部份同學放棄了求學的生活，參加抗敵的游擊隊。從九一八到七七，在我個人的生活是一個重要的階段，在國家民族的歷史是一個緊要的關頭，在清華學校的發展之中，也是一個轉變的時期。

清華的精神，在於自強不息，這也是我們的校訓。但是，在這時期之前，清華精神只是一種呼號，而未見實踐。在這呼號之下只有散散漫漫的優遊自在的生活，住在清華園的人們只有幻想，盡量的逃避現實，似乎要在紛紛亂亂的世界之中劃出自己的園地，孤立起來。六年的轉變時期打破了這樣的幻想，衝散了自己築成的籬笆，迫使改變態度。清華精神如果只是一種呼號而未見實踐，牠是不存在的。六年的轉變時期才種下真正清華精神的種子，奠定其初步的基礎。這樣的精神現在正在連續與發揚之中，我們希望住在清華園的人們瞻望前途，加倍努力。

。總之，這對我重返故國後最險沈的發現。

這「巍然中央」的「莊嚴」建築，曾是無數莘莘學子試筆的工場。這上面層層着粗細不等的學術鋼骨，交輝着青葱自由的思想圖案。在當年，你可以在雜誌貯藏庫的書架上看到整齊地排列着數十巨冊的合訂本，從民國三年一直通貫的「清華週刊」，以及早期的「增刊」與晚期的「副刊」與「暑期週刊」。這整套收藏，經歷淪陷期的浩劫，今日所存，竟已不及什一。對一切有史癖的人，對未來有志撰述「清華精神演變史」的作者，這一部文獻的散佚，將永是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

三十七年來，清華——這一舶來的熔爐——曾為國家冶鍊成各項中堅人才，但無可否認地，他並不會發揮出思想鋒刃性的銳利，思想鐵石性的剛度，除了，除了可數的……這祇怪園內生活的溫暖，像我家內的冰柿子，有時難免融化！癱瘓。誰知道！這也未始不是清華的異處。她要求她所培養的學子同時兼

馬約翰一席談

本刊記者



馬約翰先生執教清華三十四年，絕大多數的清華人都曾領受過馬先生的教澤，當校慶即將到來的時候，記者滿懷着欽敬的心情特別去拜訪這位白髮飄飄，然而神采奕發的老教授。

當記者走到門口，就碰上馬先生的小姐：馬小姐不待表明來意，就問道：

——是不是請求免修體育的？

我說：不是，她才請我進去。

在客廳裏，馬先生安詳地躺在軟椅上，說了以下的一席話：

——我這個人不喜歡表現我自己，我不贊成旬刊上替我寫文章，服務是應該的，沒有什麼值得表彰之處，不過，你要知道關於清華的事情，我倒可以告訴你。

清華以前同學很少，七八百人，

規矩的唸書，不太像現在這樣關心政治，以前要沉靜得多，現在要活躍一點，這不能說哪一種好，哪一種壞，沒有法子批評，反正時代不同，人也變了我們不可能拿以前的標準來衡量現在，不可能拿以前的老方法來教現在的學生。

「Education Should always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condition」

教育應該要變，要跟着時代環境的需要來變。

x x x

——現在的體育活動，不如從前了，從前愛好體育的同學，一天就在那裡鑽，下了課就跑來。你看去年回來的校友，他們丟了好多年，然而，技術，姿勢，玩得還多美。但是現在，現在我還沒有能訓練出一個隊來。

——我覺得體育的功効，最重要在培

重身心的健全，某種物質與精神要平衡。他們與她們都應是安順環境下優秀的公民。三十七年來，清華走着沈潛的步子，她願「在安定中求進步」，但當面臨任何不合理的措施與橫暴，她不能默許，不能容忍。這是她一貫學術教育下培養成的信心。她對某些要求是堅定的：學術與探討的自由，人的尊嚴，受過教育的人不能容忍地放棄的尊嚴。

「旬刊」再生不久，紀念校慶，囑我寫一點稿子，我樂意地接受了這份邀請，深信，像從火灰中誕生的又一新「鳳」，它能負起自身莊重的使命。

校慶前夕·清華園

(上接第六頁)

受了許多打擊，但是他的學術傳統，是仍然存在底。這個學術傳統對於中國的新文化，一定是有大貢獻底。

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着這個學術傳統，向前邁進。對於中國前途有了了解底人，不管他的政治見解如何，對於這個傳統是都應該重視愛護底。

(完)

養人精，補滿教育的不足，教你們注意

自己，怎樣保護身體，Take care of yourself，培養一種：幹——幹——幹——

的精神。負責任，幫助別人，你看現在

比較成功的校友，一大半在學校裡都是愛好體育的，怪得很，功課好體育也好，所以新同學進來，我一直就跟他們講

「Sportsmanship.Sportsmanship」

，體育是培養健全人格最好的工具。美得很，美得很。

馬先生說着，兩個拳頭做出互相撞擊的姿勢，兩腳在地板上跳動。馬先生又說到保護公物的問題。馬先生說：

——Sportsmanship Sportsma-

nship 就是要講究公德，愛護 Public property。比方說：網球場，體育館

，你穿着大皮鞋去乒乓乒乒兩下就跳壞了，人家用什麼？比方說：洗澡，你一

個人花啦啦把熱水都放完了，別人洗甚麼？用電方面，你一個人浪費，吃虧

的還是大家。

關於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學都對我

早跳壞了！

我說：

——馬先生對體育館，真是像保護身體一樣的保護。

對啦，對啦，馬先生囑咐，就是這句話，你回去要把這點表達出來，

要大家愛護公物，不要破壞浪費，要想到你用過之後，別人還要用。

只要大家愛惜保護，將來我們清華，培植起草地，花木，美得很。

It's a wonderful thing

馬先生曾談到校慶的意義，他說：

——校慶節，校友們都回來看看，增加在校同學與校外同學間的聯繫，可

是現在校友們同在校同學的班次都隔得太遠了，大家不容易玩得很來

，不像以前，班次隔得近校友回來，多半都認識。玩得親熱一些。而

且現在交通不便，只有北平的校友可以回來，其他各地的校友，要花

很多的錢來，也就不可能了。(完)

祝清華校慶 吳晗

清華是民主的，清華有長遠的優良的民主傳統。

從清華學生自治會的選舉，熱烈，認真，完全表現出同學的意願上，樹立了實現民主的好榜樣。

我想，當代的政治家假如能來清華旁聽一年半載，將對未來的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國的建立，有極大的幫助。

紀念清華校慶，要把這可貴的民主精神發揚而光大之。

我爲什麼還在清華

一個清華人的自白

一 清華人

(一)

復員回平，遇到多年不見的朋友，大家都問我現在在那裡做事，我很高興的說還在清華教書，他們聽了差不多每個人都表示失望，同時，用憐憫的，同情的聲調說：「你爲什麼還在清華？」

在最初一兩次，這問題倒把我難住了。費一大半天的思索，纔回答出兩個理由：一是「因爲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二是「他們都不離開清華」。明知這這兩個理由是不能使關心我的幸禱的朋友滿足的，但是我後來對於問我：「你爲什麼還在清華？」的人，一直都是用這個方式回答。雖然，明知他們不能瞭解，而且他們會對於我的誠懇有懷疑，然而我對於「還在清華」的看法，的確是如此，個中味道，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正如同我許多宗教朋友，對我佈道最後的反響同感。

實際上，我的校外朋友也許是少見

多怪，他們只需將清華教職員錄翻一翻，就知道我的回答是十分誠懇而且非常理智的。因爲像我這樣只在清華任教十年的人，實在是司空見慣了。甚至有在二十年以上的人，也不算什麼希奇的，而在這僅有二十七年歷史的學校內，就有服務超過三十年的；例如馬約翰同梅月涵二先生。除了馬二先生外，還有陳福田，唐質方，全紹志，李劍秋，錫龍奎，李文周諸先生，假使清華沒有它特別令人不捨的地方，那麼，這些位先生，可以說比我還笨。當然，「笨」也許是教書人本色，因爲「書呆子」的「呆」是無可諱言的。

但是，在這十幾位服務過二十五年的同人中，不盡是教書的，像唐質方先生；我同唐先生以前並不太熟識，因爲他一天到晚總躲在圖書館裏，而我的性

格又是這樣疏懶，經常是不跨進圖書館一步的。我們的彼此認識，是在昆明的一個鄉下，那時候，清華全部書籍，爲了怕轟炸，搬到我們研究所來，想佔領我們一部研究室，彼此由「鬥爭」而成莫逆的。像唐先生這樣，只埋頭在工作室內，天大作同樣的工作，而沒有機會同外人見面與同事工作不使人注意的，我都替他們取了一個名字：「清華的無名英雄」。像這一路的人，在清華的確不少；姑且信手寫來；如註冊組的朱蔭章先生。我同朱先生初次認識，是因爲在昆明我走錯了辦公室，闖進他的「密」室去了，被他趕出來的。因爲當時「密」室中，正印着留美考試的試題（連我出的題目在內）。文書組的周久庵先生同黃毓柱先生，物料股的門神丁濤先生，同從來不著急（除非月底發薪時）的姚均先生，這幾位不過是我目前隨意寫出